

九月的眸光

郭楓 著

帕米爾新刊

VI

九月的眸光

郭 楓 著

帕米爾新刊

VI

帕米爾新刊⑥

九月的眸光

定價：七〇元

著者 郭楓
出版 帕米爾書店

發行人 尉素秋

登記 局版臺業字第一〇五七號

地址 臺北縣中和市南路59之1號

郵撥 00058017

電話 二四八—三二一五

印刷 淵明印刷廠

電話 九二八—七一四五

初版 七十三年九月

印數三千本

◎本書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 不可翻印

序

郭楓，這個冷面人，是以唐·吉訶德（Don Quixote）的熱情擁抱文學，以清教徒一般的信仰面對人生的。他曾說過：文學、愛情和自由的生命，是人生存在的三大理由；得其一，他便可以活；得其二，他便願意死。然而，從《早春花束》——散文集，一九五三年出版——之後，他在文壇上沉默得太久了！對於他底長期緘默，使我在文學的和感情的兩種領域中，都覺得寂寞。我看到他一直扼住自己底歌喉，不出聲響；却只讓那雙深沉的眼睛，放射寒芒，便想到尼采底自傳《瞧！這個人》。（*Ecce Homo*）

我深信，蟄居在土中的冬蟬，經過蛻變，總有一天要歌唱的。現在，《九月的眸光》終於出版了。這是一項證明，證明在空幻凡俗的世界裏，他仍然「存在」着。當然，對於鍾情於文學的朋友們來說，這是一個喜訊。

郭楓底散文風格，頗有G·吉辛的 *The Private Paper of Henry*

Ryecroft 的韻味。他永遠以充滿了愛的眼眸去凝視心靈。他剖析自我，刻劃人性，描繪平凡的現實和瑰麗的自然。他底觀察力很犀利，乃能解析透徹，而且精確地掌握住文字運用的技巧；所以他底作品是靈秀、飄逸而雋永的。由於他在淡淡的抒寫中投入了赤子之心，所以表現出來的，乃是在嘲諷中含着微笑的溫柔，因而能牽引人們哲學的玄思。郭楓，這個熱情的冷面人，在本質上是詩人，所以他底作品總流露着真摯的良心和濃郁的詩情。這些，就是郭楓底散文永遠具有魅力的原因。

對於郭楓來說，在平庸的世界裏，文學，幾乎是他底「全生活」，是他底心靈生長的歷程，是他底自我和時代相關的座標。憑着這種執着於文學精神上底純粹性，使他能任憑淒涼中，忍受孤寂，鏤入到文學的內層，像春蠶吐絲一般寫出他底作品。這豈是專門表演空中飛人式的文丐們所能做到的？

在《九月的眸光》之後，郭楓將以衝刺的姿態，再出發。將舉起他的筆以新的風貌，去表現並批判人生。在這裏我寄上祝福和期待：兄弟啊！堅實地走吧！走一步留一個腳印，永遠向前。

葉 笛

於東京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目次

序

葉笛

一

第一輯 空山鳥語

空山鳥語

三

山與谷

七

高山流水

三

坐對一山青

元

山野散記

三

春夏秋冬

三

綠

秋日行吟

看，那片雲

生命的一抹

第二輯 九月的眸光

九月的眸光

舞

獨坐夕陽裏

冬之花季

春天

葉上葉下

石子

燈火

躑躅在風中

九三

綠野仙踪

九七

第三輯 笑和哭泣

笑和哭泣

一〇三

我樂、故我歌

一〇七

兩朵微笑

一一五

三張小圓臉

一二九

集影

一二三

朝暮

一三三

黃河的懷念

一三五

蟬聲

一四二

獨行者

一四七

撐一傘細雨

一五一

附錄

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

散文Ⅱ集 導言

郭楓的寫作生涯

齊益壽 一五

尉天驄 一八

空
山
鳥
語

空山鳥語

到山上來，我最喜歡的事就是聽鳥叫。

當然，山上有的是嬌艷的花、婆娑的樹，有的是奇崛的岩石、爽颯的風、飄逸的雲朵；在山上，每一片風景，都會使你神迷。但，我說我還是最喜歡聽山裏的鳥叫。到山裏來，找一片幽深的林子躺下，靜靜地躺在鋪着落葉的土地上，這時你的心靈便貼緊了山的心靈，別動也別想，好好地聽一聽鳥叫吧！

鳥兒的鳴聲是世間最美的語言，你不懂得鳥的語言麼？

你不懂鳥的語言麼？我想你應該懂的。在山上，誰都喜歡鳥的鳴叫，誰都懂得鳥的語言；誰都懂，清風懂，白雲懂，流泉更懂，連掛在樹枝上晒太阳的小花蛇也

懂。鳥的語言永遠敘述着動人的愛情。

在朝來金色的陽光裏，我喜歡用大半天時間，去諦聽兩隻鳥在我頭頂上鳴叫。牠們總是用五個不同的音符串成一支歌。一隻先唱，另一隻接着，纏纏綿綿，重重複複，透明的情意，像滑滴在青石上的一線靈泉從歌聲裏迸落。我在小時候就很熟悉這種鳥，綠背黃紋有一隻小巧的紅啄。我喜歡牠們靈活的體態，更喜歡他們的樣子，依偎着、厮磨着，總是分不開啊！那時我不知道牠的名字，現在仍然不知道，牠究竟是哪種鳥呢？想着想着，自己却不禁失笑了。真是太傻！名字有什麼用？人們喜歡各種好聽的名字，鳥不一定喜歡，鳥喜歡唱的歌，人不一定能聽懂；其實，人愛不愛聽都是一樣，鳥是唱給鳥聽的。

山雀是頑皮的精靈，老是成羣結隊地撒野，老是呼朋喚友，興奮地吵鬧。山雀們短促而嘹亮的鳴聲，讓人來不及凝神，只感到一陣輕快的音樂雨，散亂地、急驟地、漫天撒來，直把你全身淋透；而後，雨過天青，在你陰翳的心版上引進陽光，在你灰白的生命裏加上色彩，把你浸於奔放的歡樂而又有些淡淡的悵鬱裏。不是麼？誰，面對着山雀子這麼奢侈的自由、這麼天真的喜樂能不悵然呢？誰，沒有山

雀子一樣的歡樂時光呢？可是，少年的好時光，總是流逝得太快又太恍惚，誰又能永遠像山雀子那樣的歡樂呢？想想看，人，製造出自己的桎梏，把自己套牢，乃是自然中最可悲的族類啊！但山雀們却不管這些，不管你快樂不快樂，不管你憂傷不憂傷，不管你有多少無聊的思想，山雀們，什麼都不管，牠們飛翔像一陣旋風捲起，牠們落下像一片雲彩罩地，暖！爲了歡樂，牠們是忙碌的。難得的是有這片深山廣林，要不，這些喜歡唱歌的精靈向何處容身？

過午之後，山林便到了入睡的時刻，高照在千山之外的秋陽，朦朧的光線竟靈空得如同飲醉了的月華：透着微醺，透着溫柔，斂起那份耀眼光彩；任憑幽谷深林去製造秋日的奧秘了。山林睡了，鳥兒們靜默了。踏一坡金黃的落葉，踏一地斑駁的樹影，也踏着一份薄薄的寂寞。在衆鳥默默之中，「咕——咕——」，從哪裏傳來的幾聲鷓鴣呢？忽斷、忽續、忽近、忽遠，那縹緲的鳴聲，竟有些不可捉摸了。真的是鷓鴣麼？在臺灣很少聽到鷓鴣呢！鷓鴣該是鳥中的詩人，不，或者便是詩人的化身吧！就那縹緲的幾聲，便會把人拉回到一個古老的世界。「咕——咕」，我回到了江南。「咕——咕——」我沐着淡烟疏雨。石頭城的苔痕，更加暗綠了哪！

長簷飛角的小街，更加寂寥了哪！江畔的落日更蒼涼了哪！「咕——咕——」，奔馳在石板路上得得的馬蹄聲突然隱去了。這是夢境，呵！這是在海角孤島上奇幻的夢境。——是的，我知道這是夢，可是我多麼喜歡重溫！

到山上來，且閉起眼睛，不要再瀏覽風景，好好地聽一聽鳥叫吧！鳥兒們用一百種聲調在歌唱，仙樂飄飄，迴蕩在峯巒間，流淌在澗谷間。你不是從這美妙的清音中，已經聽到自然的消息和人世的滄桑了麼？那麼，除了敞開自己的心靈，還要做些什麼呢？

還要做些什麼呢？

我想做一隻鳥，在山中。

一九六九、九、在臺南竹溪寺

山 與 谷

一

面對着一座大山，面對着聳入雲霄的高峯，誰能不震撼呢？面對着真正的「崇高」、「莊嚴」、「雄奇」、「瑰麗」，誰能沒有崇仰的感情呢？

然而，山，却不管這些。不管人們如何對待它：以驚詫，以震駭；以嘲弄，以輕蔑；以讚美，以崇拜；或者以彩色繽紛的言語。山什麼都不管。山，以萬古不變的沉默，屹立在大地之上。

——山就是山。

雖然遠離了塵俗，山不寂寞，山不孤獨。那繚繞在峯頭的白雲，豈非在絮語着

動人的愛情；那愉快地生長着的林木，豈非在描述着豐厚的友誼；若不是山嶽特別地寵愛，小草爲何特別茁壯？花朵爲何特別艷美？鳥兒們的鳴叫爲何特別地嘹亮呢？

山，以膜拜的姿態，面對朝陽。以滿身的新綠，迎接春天。山，絕不動搖。山把根扎在大地上，而以無私的坦率，展開，向天空。當黑夜降臨，當風暴襲擊，當天地陷在迷濛混沌中；山，保持着堅強的姿態，傲然挺立，而一無所懼。

——山就是山。

人們面對着雄偉的大山，却不能不以多樣的表情，來暴露自己的浮誇、淺薄、鄙吝或驕狂。人們總要以凡俗的眼光去瞭解山嶽，要以冥頑的心靈去窺探雄奇；焉得不眩惑？焉得不沉迷？焉得不負荷過多的疑慮？可是，對於山，一切複雜的表情和聲浪，都毫無意義。山，永遠屹立在那裏，以萬古不變的沉默。人們，爲何要徒然地嘵嘵呢？

——人就是人。

人們妄圖超越，企求永恆，却不能虛心學學山的樣子。只想裝飾自己一下，渲